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南北妥協（召）——風雨滿樓的河南（壬）

——日本政局的推測（皓）

美國海軍裁減提議　梁雲從

過去一年北京經濟的衰頽　曲殿元

生活革命　張鏡宇

少年哥德之創造（六）　西瀅譯

小兵　李翰周

還是妻好　許君遠

爲英兵來華敬告國人（通信）　吳振球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5. No. 115, 19 Feb.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新聞紙

第五卷第一一五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　郵寄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日本朝鮮同。

歐美　郵寄全年大洋三元。半年大洋一元五角。

零售　北京每份銅元拾四枚。外埠大洋五分。

不通郵滙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爲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爲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發行所　北京黃化門內厰兒胡同十八號

時事短評

南北妥協

這幾天京津各報盛載：奉方要人鑑於對英外交緊急，要對國民政府能戰言和，一致對外；同時北京少年內閣臺上的老財神也主張這外交吃緊的時候，對南應有局部的妥協；而在野無聊的政客也表示同樣的論調。報章並盛傳北方與南方已有相當的接洽。

這種妥協，表面上看來，因愛國而發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普通的國家在常情之下，一遇外侮，內爭自然平息，所以政治家也有時借外侮為息內爭的手段，譬如從前德國的畢斯麥氏對奧法開戰就是這樣用意。但是這個道理却不容易適用到中國。我們中國自民國以來，差不多無日不有外侮，也無日不有內爭；到了近幾年內爭最激烈之時，也就是外交暗鬥最厲害之時，中國內爭的國際化，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那末，要說一致對外，這冠冕堂皇的官話，早已沒人相信。果然如此，那妥協的基礎，究竟安在？

就這幾年內爭的歷史而言，每遇各實力派能戰言和，都是要借此備戰，並不能真心合作。政客流氓得到操縱的機會，政治問題反因此越加複雜；當局大課小斂拉夫抓車，人民生命財產所受的苦痛，也並不因此而減少；不過給政客流氓多着幾個飯碗而已。如果當局要想妥協而修戰備，實際上雙方有同樣準備的機會，成敗並不能因此而變更。說到現在南北的當局，奉方的旗幟是「討赤」。近畿各地一般人民的心理，雖只注意擾民不擾民，不問什麼赤不赤，然在當局方面旗幟總算還沒有變更。南方的國民政府，於中山主義將實現而未完全實現之前，若是妥協，亦算矛盾。況且南北當局的精神，態度，和舉動，雙方都是相離太遠，實際上沒有妥協的餘地。若是因妥協，就誤了光陰，就雙方當局而言，是用慢刀自殺；就對人民而言，是用慢刀殺人。還是不妥協為是！中國人總是喜歡妥協，直鬧得一切問題不能乾脆的決解。這個通病，努力改過才好！

（召）

風雨滿樓的河南

自吳佩孚由武漢敗退河南以來，軍隊屬集有二十五師又二十七旅之多，總數在二十萬人以上，內容異常複雜，主張更不一致。時而擁吳，時而反吳；時而反攻，時而附南；時而廢督，時而倒寇，真是光怪陸離，莫明其妙。行政權也是四分五裂，閿鄉雲寶一帶已入於西北軍的勢力範圍，南陽一帶是樊鍾秀軍縱橫之區，浙川以南已成了甌脫之地。便是吳軍管轄區域，也是各軍各自為政，知事由軍長委派，稅收由各軍徵收。吳氏擁總司令之號以自娛，不能任一官免一守，也不能調一兵遣一將，幾十萬的軍隊便如不期而合的雜湊一般，誰也不能指揮誰，誰也不能攻擊誰

，誰也不能聯絡誰，這種一盤散沙的現象，將北洋軍閥傳統組織的弱點完全暴露，嚴格說早已不成其爲軍隊了。河南本屬貧瘠省分，經歷年軍閥搜括之後，還要供養這許多無所事事的軍隊，田賦借征至十九年；公債發行至四五次；省銀行鈔票，流通券，軍用票都是嚴厲的發行，無條件的取消；火油捐，田畝捐種種新奇名目有加無已。可憐的河南人民，在這種渾沌曖昧的政局之下，不僅求生不得，亦且求死不得，所以他們已不希望有甚麼新生機，却只希望有一定的死期，正如幽禁已久的死囚只望刑期的來臨一般。別省的人民怕戰爭，河南的人民却希望戰爭，因爲戰爭可以解決他們的生死期間問題；別省的人民怕負担，河南的人民並不怕負担，因爲他們已是肉枯血盡，無可負担。

河南介在長江之北，黃河之南，正是南北的中區，爲軍事所必爭之所，現在南北——新舊——兩大勢力的主力，已將近到了最後決戰的時期，豈能容河南在這種不生不死，不進不退，不動不靜的狀態之下，終久要清理這一片土作戰場的。凡是希望大局應有最後的解決，新舊勢力應作最後的比賽的人們，當沒有不希望河南問題能有一個着落的；至於希冀誰勝誰敗，是另一問題，也不必我們說吧。（壬）

日本政局的推測

在這第五十二次議會開會的當中，政府黨的憲政會忽然得與立於反對地位的政友與政本兩黨妥協，所以政府提出的預算案也就無事通過了。現在大正皇帝的大喪既已辦完了；議會也不久就要閉會了，究竟政局的前途，將發生一種怎樣的變化，一般人似乎頗爲注意。因此種種的推測也就應時而起。甚至有些人以爲前次三黨首領會見時，若槻總理對于政本兩黨提出之不信任案，既允加以「深甚之考慮」，則議會閉會後，現政府或即因之辭職。但是據若槻氏迭日在議會中的宣言以及日本政黨黨人過去戀位的行徑看來，此種推測似乎不近事實。况且預算案既已通過，議會又將閉會，現內閣的憲政會，雖然在衆議院沒有取得絕對多數的議席，却也並沒有失敗掉第一黨的地位。所以我們相信在沒有意外事變發生以前，恐怕若槻內閣未必就因這一句「深甚之考慮」曖昧不明的話，拋棄難得而易失的政權罷！

（皓）

美國的海軍裁減提議

梁尖松

近來世界國際政治上最可注目的事件，大抵是美國總統這次向英日法義四國提議的第二次海軍裁減會議吧。這提議的原文現在還沒有正式發表；但是他的內容，大體是：由美英日法義五個海軍國，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日內瓦開軍備裁減準備委員會的時候，各授權她們的代表，訂立一種海軍限制協定，對於一九二二年華盛頓軍備限備條約所規定主力艦以外的補助艦，加以限制。至限制的比率，則仍適用該約所定的五五三比例。

六年前的華盛頓會議的目的，本來是為一般軍備減少而開的。後來開會的時候，法國總理白理安要求美國担保於德國對法國有侵略的行為時，用武力援助法國，纔能討論陸軍裁減問題。於是裁減陸軍這方向，遂無形消滅。至海軍問題，因為美國提出五五三比率，日人延不答應，法義兩國又藉口於保護她們的劣等海軍地位，反對把輔助艦，加以限制。故實際上，華府會議的結果，僅得下列的各種規定。

一，關於主力艦的設備或保留，英美以後各不得過五二五，〇〇〇噸之總排水量。日本不得過三一五，〇・〇噸。法義各不得過一七五，〇〇〇噸。

二，每一主力艦的最大排水量，不得過三萬五千噸。

三，每一主力艦所載的砲，不得過十六英吋。

四，每一巡洋艦的最大排水量，不得過一萬噸。

五，每一巡洋艦所載之砲，不得過八英吋。

六，關於載飛機艦的設備或保留，英美各不得過一三五，〇〇〇噸，日本不得過八一，〇〇〇噸。法義各不得過六〇。〇〇〇噸。

七，每一載飛機艦的最高排水量，不得過二七，〇〇〇噸。（但於不超過全噸數範圍之內，得造兩條三三，〇〇〇噸的。）

八，每一載飛機艦所載的砲，除防飛機的砲外不得過八英吋。（若過八英吋。則不得過十磅）。

九，其他艦艇的最高排水量，不得過一萬噸。其所載的砲，不得過八英吋。

由上面簡略的說明，可見本華府條約，僅對於主力艦和載飛機的艦，定有限制，對於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等輔助艦，雖規定他們的最高排水量，和他們可以載砲。却是對於艘數或全量噸數，並沒有限制。當時識者就說這種協定，并非裁減海軍軍備避免競爭的澈底辦法。因為依照大戰時海戰的經驗，日俄海戰的教訓，卽海戰的取勝，全在戰略，而不專在乎主力艦隊，而戰略的運用，又大部份靠巡洋艦的多寡，和他的速度，已今證實了。故華府條約只解決海軍問題的一半，而各國必從此注意於沒有加限制的巡洋艦等的擴充，果也，英國的一九二四年海軍七年計劃，就是

一，（一九二四—二五）造一萬噸巡洋艦五艘，驅逐艦二艘，

二，（一九二五—二六）造一萬噸巡洋艦四艘，砲艦四艘，

三，（一九二六—二七）造一萬噸巡洋艦二艘八千噸巡洋艦一艘。

四，（一九二七，二八）造一萬噸巡洋艦，一艘，八千噸巡洋艦二艘，驅逐艦九艘，潛水艇六艘

五，（一九二八—二九）造一萬噸巡洋艦一艘八千噸巡洋艦二艘驅逐艦九艘潛水艇六艘

六，（一九二九—三〇）造一萬噸巡洋艦一艘八千噸巡洋艦一艘

載飛機艦一艘驅逐九艘潛水艇六艘。

其次美國海軍部長也屢次宣言美國應大擴充巡洋艦潛水艇及載飛機艦一九二四年美國會批准建造的一萬噸巡洋艦竟達八艘之多。至日本自中日日俄戰爭以來，她的海戰，都是用巡洋艦取勝更不消說。故她的海軍計劃，如大正五年的所謂八八八制，及大正九年的新計劃，都是以巡洋艦爲根本政策和主力艦，一樣重視。按照大正五年制，每三主力艦隊團（每團四艦）應有巡洋艦隊二團，至大正九年，則改爲每一主力艦隊團應有一巡洋艦隊團。華府條約成立日本益注意於其輕便巡洋艦和他們的速度的增加。故原定於一九二八年造成的輕便巡洋艦二十艘仍繼續進行，至法義兩國，知道在主力艦上，不能和英美日爭勝，尤爲注意於巡洋艦和小戰艦隊的發達。例如法國的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的海軍計劃，是一萬噸巡洋艦六艘，七千八百八十噸的巡洋艦三艘。二千以上的小艦隊二十一艘。一千四百噸以上驅逐艦三十六艘。潛水艇五十二艘。意國的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計畫。雖多爲補充的目的，也是一萬噸巡洋艦五艘。驅逐艦二十艘。潛水艇廿艘。

以上是各國於華府條約後海軍計劃的大致情形。一般的言之，一時還沒有積極競爭的趨勢，然自英國積極建築新嘉坡軍港美國把大西洋艦隊移至太平洋。日本頓覺她的海軍地位大受脅迫。而美國會近來批准鉅大海軍預算案，猶令日本不安，至日昨英國著名海軍技師貝瓦特(Bywater)所發表之英國本年度的海軍計劃，竟有一萬噸巡洋艦十二艘之衆，更足引起海軍競爭的復活，爲此之故，美國總統於國會通過海軍預算的時候，已主張召集第二次海軍會議，以設法免去各國的競爭。但是這種提議，究竟有成功的希望嗎？

第一，現在的國際局勢，和美國的地位，較之一九二一年時已有種種變化，當前總統哈丁召集華府會議的時候，歐洲的情形，仍受大戰的影響，德國問題，仍是歐洲政治家所最注意的問題。美國對於各國，仍帶有同盟國和債權國的地位。而國際聯盟，成立未久，各國仍希望美國加入。但自羅加洛條約成立，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歐洲局勢，已大轉變。海軍的競爭，雖尚無所聞，却是法義二國，在地中海的對抗態度，和英國注意於地中海的艦隊，及她和義大利的關係，可以想見將來法意英三國，是與會議競爭的。法義二國的主力艦，已居於劣等地位，則她們不願再受同樣的限制，可想而知。但將來之重要海軍競爭國當然就不是法意二國，且實際上海軍的重心已由歐洲和大西洋，移至亞洲和太平洋。故日本的態度，爲決定這回會議能否開成，或開成後有無結果的大關鍵。一般論將來的世界大戰者，都說太平洋是將來的戰場，因爲地球上以人種上政治上經濟上的關係尚未得一均衡的狀態之區域，是在這個地帶。英國之所以明明從事於建築新嘉坡軍港，美國之所以移動她的艦隊，都是爲這種緣故。却是爲種種關係

，英美在這個地帶的戰備，還沒有完全施行或有施行成功的希望，其中之一原因，就是他們在這個地帶缺乏之根據地和其他戰爭時必需之要素。故戰備沒有完成以前當然不願坐視其他國家的軍備擴充前進。英美在太平洋的利害關係本來相同。故她們的海軍政策，也完全一致。這回美國提議，當然是先得英國同意的。然日本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和英或美——尤其英美連合——為海軍競爭的。當然不能直接反對美國之提議。而現時日本的財政現狀尤不能採取積極敵視行動，將來恐怕只有要求增加日本在補助艦方面應得之比率。或以種種策略設法於開會席上要求以英人取消新嘉坡軍港為贊同五五三比例的交換條件。否則聯合法義二國一致反對限制補助艦，以為抵制。這都是意中的事情。故顧理治這回的會議縱令可以開成，其原定的目的，恐怕不能完全達到。而由我們中國利害關係說，當此收回國權的時期。總希望此十年內太平洋戰禍，不致發生。十年之後，吾國的獨立自由鞏固後纔足為舉足輕重的分子，那時縱令太平洋的戰禍發生我們纔不至做第二巴爾幹。

過去一年北京經濟的衰頹

曲殿元

中華民國，雖然已有十五年的歷史，國家制度上，雖然明明規定着陽歷為正朔，然而一般人，對於陽歷年仍然沒有對陽歷年重視。誠以社會的根基，建設在經濟上面。制度上雖規定陽歷，然對於商人的結賬，債務的清償期，仍然放任這種重視陰歷年的習慣是不易改變的。因此我們在陰歷的歲首，談談過去一年北京的經濟狀，實際上並不算太晚。

在中國這樣紛亂的社會裏，談經濟狀況，是一件很不易的事。關於人口的增減、出產的多寡，商業的總額，很缺乏統計的材料，供我們參考。即或有之，也是欠缺不全或是不易得到。無已只就個人的視察，與夫各方的報告，來作一個大體的判斷。

去年我個人親身從事調查的家庭工業，共有三種：一，玩具；二，織襪；三，紡毛線。這三種工業內，除去紡毛線，不見得有甚麼變動外；前兩種都是很顯著的衰頹。自去年春季以來，各襪廠都有停止機器與裁減工人的趨勢。據西城某織襪公司（北京首創之襪廠，規模較大。）經理報告，該廠從前，每年有三十萬元貿易量，去年則只有五萬元，只當六分之一。又據各玩具莊報告，從前北京之玩具製造家，足有四五百，裁至去年，只剩二百餘戶。這種數目的估計，可靠的程度，不敢斷定。但這兩種工業的衰頹、是可以斷言的。

玩具襪子，在人民生活上，不關重要。我們再就與人生關係重要的考查一下。更可以使我們感覺北京經濟的衰頹。

第一我們看綢緞布疋業。去年春季，因為軍用票的關係，各號損失，不計其數。這些事實，我們在報紙上，早已看見，用不

着再來列舉。我每次到綢緞店，總要和經理談談商情。據前門某綢緞莊經理云，去年生意，較前年減少一半。從各經理談話的神色中，我可以斷定這種營業非常衰頹。

第二，旅館公寓。據一般人的談述，去年各會館中住的人，都較往年減少。這種現象，足以證明在北京謀候差事的人們減少。從此現象，我們可以推想旅館的營業，很難發達。就公寓言，則去年倒閉與賠累的確實很多。住在學校附近的人，大都可以感覺出來。公寓的住客，以學生與謀事人為大宗。去年北京的學校，幾成停頓狀態。學生在京住的時間，和在家不相上下。公寓的營業，焉得不衰頹。此外在衙署附近的房屋，都不易賃出。縱然賃出，欠房租等事，都視為固然。這些事實，都可以證明北京住戶經濟的衰頹。

我們再就米麵糧食業考察，更使我們驚異。據糧行云，去年自某軍退出北京後，初因軍用票的關係，各舖店不能放膽營業，生意減少，自不待言。軍用票的難關雖然渡過，而生意仍不見佳。按北京零售米麵，自陰歷五月起萎一月，自八月節起又萎一月。蓋五月為北方麥收之時，八月為秋收之時，北京附近之勞動者，屆時都回鄉下工作，北京米糧消費量，自然減少。又夏日與冬日較，前者比較清淡。因在夏季一般住戶家中往往不生火，多到切麵舖購買切麵煮食、切麵舖之麵粉，則自麵莊批發。零售米麵店之生意，自陰歷十月起至次年三四月，正為發達之時。但照去年的現象，則不但不發達，並且減少。一個同鄉的油鹽粮店經理（店址在南橫街）說，該號在去年二三月，用六個騾子磨麵粉。常有供不應求之時。至冬季則只留騾四頭，麵粉常常堆積。又據沙灘某粮店經理說，去年生意，着實不佳，他很懷疑北京人能不吃飯過活。又據嵩祝寺某糧店經理說，去年春季該號每日能賣得銅元叁萬枚，截至年底則每月只賣一萬五千枚。並且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按去年冬季米糧價，較春季加高，而賣出所得反減少。他又說去年米糧店的賺利，遠不如前年，大概前年賺二千元的，今年只賺五百元。交通的不便，軍用票的行使，（有特別因交通不便而得利的，但比較佔極少數。）而售銷量絕對減少，確是一個大原因（此減少有兩個方向：一，食量減少。如收入不足，即忍飢或買白薯豆渣充飢是。二，改變品質。如從前吃機器麵，現在換本地白麵，從前吃白麵，現在換大米麵或雜和麵。）

在這樣經濟衰頹的狀況之下讀者必然推想到當舖的生意，應當十分得利。最初我也有此感想，後經詳細研究，則大不然。誠然，現在當舖的顧客與日俱增，表面上生意增加，然當舖的營業，利在速當速贖，最怕當而不贖。譬如一月內當贖伍次。各顧客每次都付一月利息，如此則每一元資本可運用五次，可得五倍的利息。若當而不贖，屆滿期後向外打出。利益極不確定。衣服之

類，花樣變更太速，二年之內，往往變爲無價之品。在這樣狀況之下，資本積壓二年之久，將來打出，能否得利（打出價如超過當本加利息之數，則爲得利，否則爲損失。）尙不敢定，營當業者，自然困難。現在北京的中下住戶，很多恃當東西生活。當過之後，即無贖回之力。當店處在這種環境之內，竭力少給當本，猶恐有失。現在北京的當本，較天津相差甚多，即此之故。此外放高利貸與放印子的，與當店感受同樣的困難。借款人雖然增加，還債能力，絕對無有，放款人無如之何。（參看北京銀行月刊六卷十號拙著北京小商人及中下社會之金融機關。）

從種種方面，我們可以斷定北京的經濟狀態，眞是衰頹不堪。衰頹的原因，並不難明瞭。第一個原因，就是各階級人的收入減少。北京是個政治的中心，他的繁榮，大部要靠一般消費者的購買力，北京消費力最大的是官吏。去年一年中，除去幾個和外國人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的機關外，幾視發薪爲例外。官吏這樣的逼迫，只有減少消費，或將眷屬送回原籍。第二，交通的阻塞。北京的工業，雖然不甚關重要，然也有幾種產品恃京外各地爲一部銷場，如玩具襪子是。去年因爲交通的阻塞，張家口，保定各地的襪商，漢口濟南的玩具商，都不能按時來京，這都是生意蕭條的原因。第三，政治中心的移轉，因爲國民政府的北移，智識階級內，有很多跑到南方去盡力。第四，學校不能按期開學。北京的學生，在消費界，也占一部勢力。學生不能在京久住，減少一部的購買力。總之，不外人口總數之減少，與個人購買力減少兩種原因。

中國的首都，經濟衰頹至這個地步，究竟是誰的過失？這種現象，應當如何救濟？有人主張節制消費，（晨報新年第一號經濟界）。我也是素來抱這樣主張的。但現在我覺的限制消費的力量還是不夠的！

二月十四日

生活革命

張鏡予

在歷史上具有同化異族的能力極强的中國，自從和西洋文明接觸以來，居然經過了三次的改革運動。中國趨向於西方化的勢力，成了愈進愈普遍的現象。這不是因中國文化，根本上潛伏着弱點而起了崩壞的狀態麼？我們若把這三次改革的成績比較一下，總是一次進步一次。而西方化的程度，也一次提高一次。三十年前，李鴻章輩祇覺到西洋文明的特點，是在鎗砲與兵艦。所以當時他們所提倡的，不過是兵工廠和海軍艦隊之類。到了甲午之役，中國一敗塗地，一部分的中國人，始看到中國的毛病，不僅在鎗礮艦隊之不良，而尤在政治之腐敗。於是康有爲，梁啓超等，就提倡政治的西方化，不到幾年，大清皇帝的命，終於被革去了。然而政治革命的成績，不過造成了軍閥的割據，政客的搗亂

，民國以後的悲慘現象，誰都歎息痛恨的。于是又有一部分人，看到政治革命的不足靠，起來做思想革命的運動。這是近幾年來的事情，爲時雖然很短，但現在思想界變化的迅速與普遍，及其對於社會的影響，遠非鎗砲和政治的改革，所能望其項背，

西洋文明總比中國進步得多。這幾次模仿式的改革運動，我認爲都有相當的價值。中國要製造鎗砲，是不得不學西洋人的；中國的政治，是必須採取西方民治的精神的；中國人的舊思想，尤須根本掃除而重新訓練的。 由物質而政治而思想的西方化 ，都是向着進化的路上移動，并沒人可以指摘改革的錯誤。改革的程度，雖有差別，然不能因程度的差別而批評其得失。一切制度思想的進步，原是逐漸演化的，我們決不能希望經過一次的改革，就成爲絕對的完全的。中國三次的改革，不是沒有成績給示我們，特別是最近思想界蓬勃的氣象。有幾位西洋學者，把這次的思想革命，認爲新中國的轉運。在老把中國人當作半開化的民族的西洋人眼中，看到這樣的大變動，自然覺得希奇，覺得了不得。而在我們中國人自己看來，也以爲經過了這種革命以後，祇要把思想的方法引到正當的軌道上，中國文化，便與西洋並駕齊驅，或者還許過之。

要是思想的革命，算是一切革命的總結束，算是我們生活裏的熱血，這樣的希望，也不算過分。但是照我們幾年來的經驗看來，思想的革命，只不過披在軀殼外表的形相，牠的影響，並沒有滋養在我們的血裏，附麗着我們的精神。中國以後就可以此自足，不再求更進一步的革命麼？

西洋人的長處，不僅在思想方面，而尤在思想的表現。這種思想的表現，在他們的生活裡可以觀察出來。他們的生活與思想，是溶合在一氣的。這就是說，他們的生活，以思想爲根據。有了他們的思想，才有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思想是科學的，所以他們的生活也是科學的。科學的思想與科學的生活，便是西洋人特有的精神。譬如他們談經濟的學理，同時他們就實行經濟的生活。他們談功利主義的教育，同時就切實去幹功利主義的生活。這便是思想與生活互相溶合的結晶。

思想與生活，本來不應分隔的。不分隔，思想才能表現出牠的精神，才能創造出新制度，新文化。一分隔，思想便成了空談，決無補於新創造的實現。

中國人的思想，雖說是方在進步，但是科學與非科學的思想，還同在一條線上做矛盾的工作，這是很危險的現象。我們張開眼睛，可以看出思想與思想的矛盾，思想與生活的矛盾，比比皆是。上自「所謂思想家」，下至愚夫愚婦，旁及軍閥，政客，官僚，資本家，洋行買辦，以及其餘，都犯着思想與生活相矛盾的通病。試舉這件極普通的事情來說說罷。住洋房，坐汽車，吃大菜

……的「一切人們，」，口裏偏要說西方物質文明，是害人的東西。他們的思想，是「開倒車」的，而他們的物質享樂，是最新式的。要是他們的思想與生活完全一致，他們還須過「倒車」式的生活。最可怪的，有些號稱新思想的人物，坐在汽車裏和太戈爾一同咒罵西洋文明，眞是矛盾中尤矛盾的。

最能代表中國思想界的，大約所謂學者了。他們講的似乎很徹底，他們談的似乎很有意義，他們的話，似乎句句出乎生活的經驗。然一分析他們的行爲，覺得他們所說的話，大半是言不顧行的。思想代表他們的一部，生活代表他們的另一部，兩者是背道而馳的。思想和生活，常在他們的身上矛盾的對待着。哲學教授在教室內講實驗主義的時候，態度到非常愼重的，等到應用到生活方法裏面的時候，竟變做了「隨便主義」了。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先實驗而後信的那樣規則了。倫理學教授叫學生不要愛錢。自已却把錢比性命看得還重。社會學教授說多妻主義是不道德的，但自已家裏不妨多養幾個姨太太。研究科學的人，說是尋求眞理的，但有時竟會相信鬼神呢！

一般的推想，以爲相信主義的人，大概思想與生活是融洽一貫。然而事實上又不是這樣。口裏談主義的人，未必就實行主義。試看現下中國的主義者，除國民黨人肯努力工作外，其餘簡直是口是心非的叛徒——主義的叛徒——一方面宣傳社會民主主義，他方面聯絡皇黨唆使復辟者有之。一方面說打倒軍閥，他方面偏獻身做軍閥的鷹犬者亦有之。能夠對於主義有徹底的覺悟，眞誠的信仰，實在比鳳毛麟角還少呢。

思想與生活相矛盾，是中國紊亂現象的大原因之一。三十餘年來的改革事業，到現在還不能完成，是爲了我們的改革運動，沒有達到最後的一步，要是我們現在大家站着了脚步，不再向前另尋一條新路，恐怕不會有新文化創造出來罷。

爲什麼中國人的思想與生活有這樣的矛盾呢？原因雖非常複雜，但至少可以找出幾個共同的理由來罷。

第一因社會的傳統性的關係，把個人的態度壓迫的太利害。中國的歷史，在世界上算是老先輩了。四千餘年的傳統思想和制度文物，都含有歷史的延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這些勢力，好像鐵鑄的模形一樣，很不容易改變。中國人生息於此牢不可破的傳統性的環境裡，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沒有一件不受影響。我們的文物制度和思想生活，因環境的不同，自然和西洋人判然兩途。中國是一個缺乏科學精神的國家，中國的人民，是沒有系統的科學的生活的人民。西洋人不但在思想上用科學方法去探索，就是生活上也是極有系統合科學的精神。我認爲他們的生活，是科學的生活。這種科學的生活，西洋人已經有了長久的訓練，所以科學的思想和科學的生活遂溶合而爲一

氣。中國人的科學思想，還不過是一個小孩子的年齡。能把這極幼稚的科學思想，扶持牠向正道上走，不使跑入岐途，已經很不容易，能要像西洋人的思想和生活一致，不是一時能夠辦得到的。所以近幾年來，中國的思想界，雖然改變了舊方面，而生活還是屈伏在傳統的勢力之下。上焉者至多不過受一部分科學思想的洗禮，而其實行還在糊塗的舊環境裏討生活。結果，便表現思想與生活相矛盾的現象。

第二因中國人的西洋學問太膚淺。三四十年以前，中國人還了解西洋的學問是什麼。近來雖然明白的多了，研究西洋學術的人，也日見其多，但隔着一重文字困難，雖遠涉重洋度了三五年的時間，決不能有高深的造就。試看成千成百的留學生，在世界的學術園裏，有無他們的位置？他們有無殊特的供獻，可以被全世界的學者做研究的資料？這次太平洋科學評議會，若沒中國代表力爭，就要屏諸門外，不是一個好證據麼？他們既然沒有高深的造就，所以外國傳受來的一點膚淺思想，也不會溶化在他們的血裏，再從生活方法上表現出來。受過西洋科學洗禮的人，尚且如此，其餘更不必論了。

第三因中國學者太好空談而少實驗。中國的讀書人　，大都歡喜做本上的工夫，而忽略切實的人生生活。他們的理論，他們的學說，好像「閉戶造車」，不顧算可不可以應用。談實驗主義

十

的哲學的人，祇找到書本上一點材料，不肯從切實的生活做哲學的根基。相信主義的人，也不過受別人的刺激，而起一種反感作用罷了，他們並沒有從一般人的生活裏，尋出主義的立足點來。因此學說自學說，主義自主義，與生活它不相干。西方的學者，立一學說，創一主義，都有很切實的生活做背景。其成功也緩而其影響也大。中國人的學說主義，是一種販賣事業，於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第四因我們的學校太注重知的方面而忽視生活的表現。現代教育的通病，便是傳授學生一點知識，就算了事。從事教育的人，不負所謂「做人」的責任。所以學生祇學書本上的知識，并不想到所學的就是生活的一部，有相連一氣的關係。雖然有人標榜着知行合一的方針，可是實施起來的時候，仍舊把牠們判為兩事。這種教育的結果，也足以使思想與生活背道而馳。

這幾個解說，雖未能包括一切，但多少可以明白一部分的理由。思想的革命，在中國還沒有進行到最終的階段。我們必須從思想的背後，找出一個更進一步的革命來。這種革命，是生活的革命。換言之，就是科學的思想和科學的生活溶合一氣的革命。

生活的革命，是隨着人類思想的進化而產生的，是進化的歷程中的自然結果。在中國幾次改革運動中，生活革命不過是一種聯續的關係。由物質改革而政治改革而思想改革而生活改革，都

是一步漸進一步的。中國已經走過了前三步改革運動，今後我們所應努力的事業，不專在思想方面，而在提倡生活的科學化了。

所謂生活的革命，就是革除迷信，盲從，萎靡，墮落，無意義等習氣，而創造有系統，有效率，有意義的新精神，新生活。我們一舉一動，更當問我們所做的是什麽？我們爲什麽要做？我們應當怎樣做？說得明白一點，我們應當澈底了解生活的意義與方法。這就是科學化的生活。

科學底生活的方式，雖不必一定要模仿西洋人，但保存所謂東方人的精神生活，是絕對不能的。

最後我把科學的生活的原則簡括的聲明一下：

科學的生活，是科學的思想影響到生活方法的表現。提倡科學的生活，是促進中國新文化的實現。

十六年一月一日於燕京。

少年哥德之創造(六)

西瀅譯

六

發動期間——以魯塞冷之自殺

他的朋友們正在非常感動的把他的信念了又念，可憐他，懷着滿心不安的同情想像他怎樣的過他淒涼孤獨的日子，哥德却步履輕快的在走下美麗的瑯谷。他是到古白冷滋去，他與梅克約定了在拉洛處夫人家相會。

遠處是朦朧起伏的山嶺，頭上是岩石崢嶸的白峯，腳下深谷中是兩岸柳樹覆蓋的河流，組成了一片悅目淒心的風景。

居然打破了感刺勃的迷戀，是可以自家的事情，因此稍稍減殺了還是很痛苦的回憶的悲涼。有時他想到了新近得到的經驗，他自己說道：『我能把它寫成一首哀歌嗎？……一篇詠景敘事的短文短詩嗎？』有時他又問自己，他的才力，是不是在繪畫風景方面，例如把眼前的景物畫下來，比較的擅長些。他尋思道：『來吧，我來把我這把精緻的小刀子丟在河裏；要是看見它落在水裏，我就成一個畫家；要是柳樹遮蔽了沈下的地方，我永遠的拋棄這思想了。』

他沒有瞧見刀子落在水裏，他却瞧到了水面的浪花，這似乎是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他暫時擱起了他的決心。

他步行到埃姆司，就坐船下蘭茵河，到了拉洛處夫人家。他受了極優渥的款待。拉洛處諾議是一個閱歷很深的人，服爾德（一）的崇拜者，懷疑者和玩世者。當然他的太太免不了是感情極盛的人了。她印行過一本小說，她常常與文人來往，她把他的家，不願她丈夫願意不願意，也許正因爲他不願意，做成了心的使徒的會集所。

哥德頂注意的是拉洛處瑪克西米靈的一雙烏黑的眼珠。瑪克

西米靈是一個聰明早慧的美麗女郎，剛才十六歲。他因她常到野間作遠足的散步，一路談着上帝和魔鬼，自然和心志，盧騷，戈爾斯密斯（二），總而言之，他把他的全付本領都賣弄出來了，好像世上就不曾有過綠蒂這一個人。甚而至於綠蒂的記憶反給這個新友誼加添些燃料，他在日記本記下道：『在一個消歇的愛情的最後一聲嘆息的囘響還沒有完全消失在空中以前，又聽到一個新生的戀愛的最初的音調在心中喃呢着，這是一種極舒適的情緒。同樣，看了落日囘過頭來，我們愛看對方初昇的明月。』

可是不久他得囘佛蘭克府去了。

☆　☆　☆　☆

經過了一次失敗，回到老家去，一個人常常同時感覺到安慰和失意。小鳥兒想要高飛；却又不得不收起他的翼來。他伏在巢中，渴慕着天空裏的自由，他的翅翮偏不掙氣，不能駕起他來。小孩子躲開了求全責備懷有敵意的世界的困難；依然回到極熟悉的環境裏去，這與他已經造成的習慣，自然比較別種環境稍稍融合些。在那裏他又發見了極熟悉的情緒的單調，和家庭間的親愛的束縛。

一個在外面遊歷過的人，有了比較的觀念，他囘來瞧見他家裏的人依舊的爲了些陳腐無聊的事情爭執不已，是很覺得驚奇的。哥德在家又聽見了他童年時己經聽得厭倦了的幾句話 。他的妹妹郭奈里埋怨她的父親，他的母親埋怨郭奈里，哥德諮議的脾氣是不大遷就人的，他要立刻就把他的兒子——那腦袋裡裝滿了創造得半成熟的人物，而且完全不懂得事實世界是怎樣一會事的兒子——送回去研究律師的公文。

哥德怕的是憂鬱，覺得他自己漸漸被憂鬱佔有了，決定了他的惟一解脫的機會是立刻動手一種文學的工作，最困難的是怎樣選擇，他老想寫一本學士德，有時想寫普爲枚塞司，有時也想到西撒。可是草了幾個方案，寫了幾句詩，又塗抹了，撕碎了之後，他知道他弄不出好東西來；在他和他的工作的中間永遠站着一個像，那是綠蒂的像。

他的唇上還留着他與她唯一次接吻的餘香；他的手，還覺着她的柔軟而有動的手指的接觸；他的耳朶裏，還響着她的活潑生動的聲音。現在他離開了她，他發見了她是他的一切。只要他在書棹前坐下，他的心就充滿了痛苦和空虛的遐想。他，像人們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常常那樣辦，在腦海中竭力的把過去的事改造起來……要是綠蒂沒有訂下婚……要是克司妥納及有那樣的可敬，那樣的和氣……要是他自己不那樣的忠實……要是他有住下去的勇氣……或是有完全消滅自己的勇氣，因而那創痛他的意像也跟着他的心消滅了……

他在他床上掛起一張 一個路過藝術家在黑紙 上剪下的綠蒂

側面黑影，他把這張像看得異常的尊敬。每天晚上，在上床之先，他吻它一下，說，『請你晚安，綠蒂。』有時他要用一個扣針，他取下一個插像在壁上的針來，說：『綠蒂，你可以讓我借你的針一用嗎？』黃昏的時候，他常常坐在像的前面，低聲的同他失去的朋友作長時間的談話。這些舉動，在第一次是自然的流露，幾天之後便成了空虛淒楚的儀節了，可是在舉行的時候，他的不寧的心靈得到了些少安息。這個平常，並且可以說是可笑的一張剪紙，在他成了一種神壇。

幾乎他每天都有信給克司妥納，請他傳些溫柔的話給綠蒂。講起他的愛情的時候，他還保留着他在威刺勑就用起的半玩笑，半悲哀的語調，因爲只有這樣他才可以說他內心的痛苦，不至於得罪克斯妥納。

他寫道：『我們說過雲上面許是怎樣的一回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老天爺一定是一個冷心腸的人，才把綠蒂給了你。』

又一天：『綠蒂沒有夢見過我嗎？我聽了很生氣，我要她今晚就夢到我，而且不告訴你。』

有時他惱怒傲慢了：『在我不能告訴綠蒂說，有人愛我了，而且非常愛我以前，我不再寫信了。』

嘗試了幾次之後，他不能不承認在他沒有去掉他心中的鬱結以前，勉強從事他一向感有興趣的工作是沒有用的。描寫綠蒂，寫一篇以綠蒂做女主人的作品，那是他現在覺得惟一種能夠勝任愉快的工作。

可是他雖然有極豐富的材料——他的日記，他的回憶，就是他的感情至今還是活躍如新的——他前面的困難也實在大。這題目太小了：一個年輕人到一個城裏，他愛了一個已經不自由的女人，他就知難而退了。這成一本書嗎？那主人翁幹麼走開呢？所有的女讀者都得怪他了。要是他的愛是真心的，他就得待下去啊。在實在的經過裏，哥德走開了因爲他的藝術的呼召，創造的意志，戰勝了他的愛情。可是，除了藝術家，誰能得這樣的舉動呢？他愈想愈覺得他的題材太平常，太不圓滿，愈覺得他沒有力量寫它出來，愈覺得對於所有的文學工作都厭倦了。

十一月中旬克司妥納報告給他一個非常可驚的消息。少年以魯塞冷，那個穿藍衣黃嵌肩，常常鬱鬱不歡，自個兒在月夜散步，惹人們開玩笑叫他做『戀愛者』的美少年，新近一手鎗自殺了。

『不幸的以魯塞冷！』哥德回信道。『你的消息非常的可怕，眞是沒有料到的……這個不幸，我們一切的不幸，都是有一種人的過失，他們，因爲心中儲滿了虛榮和偶像的崇拜，不知道什麼是愉快。這些人還不如給魔鬼攝去吧，朋友們－可憐的少年……我散步回來，在月光下遇見他的時候，我說，『他是戀愛者』綠蒂應該還記得我笑了呢…我很少同他說話。我走的時候，帶走

了他的一本書，這本書同他的記憶，我要永永的保存到我的末日。」

另一個人的生活過程常常引起哥德的眞摯的感情，要是它表示他自己生活中可能而沒有實現的斷片。他非常好奇的，幾乎帶病理似的好奇的，細細研究以殆寒冷的事件。他很淸楚的覺到，要是他自己稍爲不同些，要是他的智慧的組織裏缺少了某種成分，他很能夠趨向同樣的絕望。可是他特別感覺興趣的原故是因爲他聽到了這消息的第一個思想是：『我有了我那篇作品的結局了。』是的，他的寫景敘事體作品的主人翁可以，而且應當，自殺。死，只有死，才供給了悲慘偉大的成分，那在他自己的經過裡是沒有的。

他請克司妥納把他所能夠找到的關於這事的材料，完全的告給他，克司妥納照辦了，而且辦得很得力。

(一)服爾德 Voltaire（1694—1778）十八世紀法國大文豪。

(二)戈爾斯密斯 Oliver Goldsmith（1728—74）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戲曲家。他的小說 TheVicar of Wakefield 是哥德極讚美的作品。

小說

小兵

李翰周

去年今日，正是一個寒雲愁慘的黃昏！你的尸身，你的短小秀健的尸身，依然是平日那身灰色褲襖，表現着你是一個可憐的小兵。

你的臉色慘白，眼睛緊閉，牙關咬着，拳兒握得牢牢的。正對着無盡頭的天宇。

你想打破這世界嗎？

但你已是死了，世界上你是沒聲息的了，你是螢光一閃，如今滅了。如其世界是幸福的，快樂的，你是沒希望的，你是沒份兒的了。

你懊悔嗎？

你氣恨嗎？

你嫉妒世上活着的人嗎？

但一點鐘以後，你的靈魂的故鄉，你的精神的寄托所，會從這八尺來高，充滿着偉大的悽愴與恐佈的小屋，由幾個不認識你的壯丁，輕輕抬開，裝你在房門外那個大一點的白匣子裡。

你大半不知道罷？

他們每人拿着幾個二寸多長的鐵釘子。把棺蓋並不以爲奇怪的，蓋在你的老家的小板屋上——你的天花板。將釘兒插在每一個鑽好在棺蓋上的小孔裡，他們右手的鐵斧，便掄成半圓了：

炕！炕！炕！

不消一刻工夫，把你的小客廳，算蓋好了。人死了，也就闊了。從前你只羨人家坐車的，騎馬的。而你走着，還得很精神的，很流利的，來一個立整的時候，你也許發氣。但現在你也在人們的肩上了。不久他們還送你到一個好地方去。那裡有淡紫色的山，有長遍荊棘的邱，有久已枯禿了的樹，有凍白臉的小草，和乾成一團的落葉。落葉之旁，還有，還有一個見了新土的小坑，未必夠一尺深，一丈長罷！但是牠極端歡迎你——他這長期的睡伴。

你並不會聽見他在叫你嗎？

來吧！來吧！可憐的小東西，我親密的朋友。我這裏在今天早晨，已經準備下了。準備下你的臥室——你的黃土爲壁的臥室。他們已經來的，有的睡白了骨頭；有的請狗客吃大餐了。然而那是臭的皮囊，你簡直讓牠自由爛吧，自在吃吧。但你無須怕，因爲你小心兒裡，已經看過世界了。就請你努力向坟墓裏走吧！

我將掬我純潔的黃土，覆在你勇敢而純潔的小人兒身上，同你接吻，勝却那世上冷紅的，妖艷的唇。

我命令我的孩子們：花姑娘，柳阿姐，小草兒，做你的伴侶。老蒼鶯，小燕兒，畫眉兒，做你的樂師。蝴蝶兒是你的舞娘，蜜蜂兒是你的歌郎，有風的時候，再讓松樹那老頭子說上一個笑話。

我可憐的小人兒呀！你再想想吧。假如你若不死，你若活在世上，你依然還是一個兵。你每天要看着星星跑步，你每天要托着大槍站崗，你永遠是吃那一天兩頓的老米飯，你永遠是看着別人騎馬坐車你立整，你永遠是瞧見人類的不平與慘酷。

可憐的小人兒，你去年纔十六歲了！你幾時纔能熬到老啊？那像快樂的今天的死日子呢。

幸而有一個簡便方法：那帶腰刀的，戴金箍帽的，穿長統靴的，翹起八字鬍喊了一聲：「開赴火綫」之後，於是驅着大隊大隊的羊羣，向着一個屠場走去。

朋友！你也得雜在裡邊，唱着發抖的不怕死歌。但是你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嗎？你多半不能夠。你至多只能明白那草茵裏的碧血，是由兩盌白的老米子變成的。這就夠你聰明的了。

那屠場上，你並看不見人類當有的東西。那並不是世界，那是世界一部分的一塊病菌，完全化成了白煙，化成了濃血，與偉大慘酷，和魔王的旋舞

親愛的小人兒，你要撐住點啊！當你爬在森嚴的壁壘之下，凍僵的手，半托着那枝重鎗，只要你稍微清醒一點，，是不是看見你身傍的同伴，你最好的朋友：兩手把鎗一撒，身子一自然，吐一口白氣，頭上像開一朵紅玫瑰似小瀑布，噴了出來。一小點兒

，還藏在你的嘴上。

朋友！這時候，只要你的靈魂，還在你的身上，你是應該做一個夢的。

你應當看見：一灣綠水，繞着小村。蘸霰拖煙的翠柳，並不高，可是都作了村子的屏障。白茫茫地，那是麼什？那是一位白髮老太太。她走在村前；又轉到村後。太陽下山了，她不見她的兒子回來。她兩眼發直，凝望着大空，忽然老淚奔放了。漫風裏只聽見斷斷續續地哽咽。

這時候，你的小心兒裏，願意回家了。你願意回家在陽光下流汗，在你的父親拳下挨打，在你的朋友面前受辱，或願得場大病，甚而願拿到牢裡，做一個囚徒。

朋友，你明白了這是人類的慘酷，罪孽，悲劇，瘟疫，非人的生活。除掉折去的鎗幹，你不快快活活跳進我的小坑嗎？

還是妻好

許君遠

妻底顏色沒從前那般妍膩了；但我何幸又碰到可意的M？同她廝伴着品嘗那三月豔陽春光，這一生也不爲虛度。她是去年秋間到的P城，因爲升學的英文程度不足，就在B女中裡補習。我們有一些親戚的關係，自然少不掉相互的過從；不過直到今年春間才發出愛之餘和甜美之果。

任它砲火隆隆，血滿京津道上；只是綠草平舖，碧桃紅綻，松柏呈翠，萍生湖面的北海風度不改。一雙雙的遊人仍是蟻集，恐怕遍P城也僅有這一點太平景象。M愛惜那裡，我也愛惜那裏：我們底遊會之期，定規在每禮拜六。

我朋友們底嘴裏聽到不少的戀史。他們儘是手舞足蹈地講，而我只是意興索然地耐着聽。心想光憑一面之緣，怎會能使她目眩心移，拿全神來傾注你？——那除非是自己底妻：鋼定在那裡，她不能不毫無邪念地去愛你！至於以外的，真有些靠不住。但是T君曾經幾番地拿出他愛人底信示給我，那開章冠首便是「親愛的：昨夜丁香叢裡那一個吻兒可不甜蜜？」看了我心裡起了一種無來由的顫抖，「啊！也莫非有這末回事——？」

但是我那敢在莊而麗的M身上去着手呢？最初B女學裏的相會，還是她那短簡叫的我，讓我代她取件東西。分手的時候，她用一種不好意思的神氣斜看了看我，接着把頭頓下，曼抑地說道：「你常去北海不？」

「不斷去的。」我答。

「楊柳青了，草也綠了，在那裏我們可以見到春光吧？……哦，好可憐的P城！」

明曉得是他底一種引誘，但第一次同逛北海的時候，也不過是從團城東偏慢繞到五龍亭，從五龍亭繞回大石橋；登車揮手，在笑渦裏表示出滿足吧了。

那白松叢中，西角亭下景色蒼茫裏之一幕，記得已在同遊五次之後。那時桃李丁香剛剛開過，芍藥才待發苞，水面荇葉略如輔幣般大，習習的南風，吹掠衣襟有些兒暖意了。我們是五點鐘上的亭子，遮着疎林，監視着半斜的夕陽沒人江樓深處。行人外出的越多，我心裏越忐忑地利害。在她入園之先，我低徊着在

山半坡流連佇望；給她數着洋車夫底步數，忖料着見面後的情景，把一腔心腹熱話；先期裡堆砌在喉頭；拚它怎樣胆怯也要把含神秘性的話兒帶出口頭！「愛，假設沒半星兒愛，她又何必一一地肯於承認我底要求？愛？這又比同妻的愛複雜而深沈不？…」

沒等到想入幻境，目色凄茫，她已笑立在我底眼前，微赧地問道：「看用功的—又在作文章呢？」我失神地一笑，漫然地湊住她底右手。熱暈暈地忽然感到那種舉動是頭一次，鹵莽的很—偷看她底面孔，雖有些紅，但幷顯不出不滿意。啊！……好容易在亭上看到暮靄煙騰，遮蓋的房屋邱陵掩沒了參差高下！我們從足底接觸，進到腿底捱庄，進到手底再持，再進到胸口底逼偎，再把手兒移挪，唇兒便親到她底頰際齒間了。「啊！妹妹！」然而除了「妹妹」以外，又會說什末呢？

「我們想得到滿足，除非是同逃！」說這話的時候，我們似已入到超人的境界。接唇之外，更能觸到她滑妙之部了。最先她上身呢？」被一件緊身衫裹住，爲伸手的省事。她使把它○掉。「妹，緊身呢？」她不回答，只是笑吃吃地把頭低入我底懷中了。

「暑假你回家去不？」她問。

「你呢？」

她不回答又自笑了。雙手掖住我底雙手，也斜着眼睛注我，

「傻哥哥你就忘了我還考學了？」

後事雖沒計議，但同宿同住的妄想，不免日日縈繞。斷定郎不同住至少也可如此如此，不見我說「怎麼辦」的時候，她回答說「哥，一切任你」嗎。「君前兩日和他底情人出發南下，到我那裡辭別，還說：「我們惺惺要惜惺惺，你現在也在戀愛了！」可恨—也正是可惜—M就於此時病了！

「哥：我病了。暫寄友人家」的短扎接到以後，總無音信。連去B女學，校役白眼看着我說：「沒上課，東西還在存着！」第三次我特去問M住那，但我越謙恭，他越倨傲，所得的竟是一句「誰知道！」

我恨M無情，不惜把一切付之流水，縱使她在人家自由不得，似乎也不該不勤寄報告！翻開一疊舊信，滿目儘是「愛的，結局畢竟怎麼着？」「功課作不下去，一合眼便到了北海，但愛哥那裡？「暑假快到了，愛哥哥，你盼不？」……

距學校考試還有五天，身上底燒熱愈加沈重。承K君夫婦底好意，把我搬到他家底南屋裡。K家院宇寬潔，院西院南各有一棵槐樹。月上時我也就不客氣地湊到他們小團體裡，作適意的談話。這樣優遊地不到半月便一切如前狀了。

K夫人是位解趣的秀雅女子，見我精神沈鬱的時候，便問我爲何不回家去看太太。我笑着不敢回答，只是說「太太」不好。她說情人是靠不住的，只有太太才好！這話引的K君都笑起來了。我不敢對她講M，却亟急地要探聽M。在G大報名冊上，我費十萬八千的周折，把她底寄信地址查到。

M去K家時，帶着兩本從我借去的書籍。她超然地告訴我：病還沒好利落，哥哥要接她回家。此後的一切，正難預料！末了又問我底病好了沒好。她去那之先，我把內室加意佈置盼能有長期的甜話；不期冷水澆背，心裏暗打寒噤了。正待回想一切皆幻，

痴痴出神，K夫人進來了。

「是誰？」

「……」我回答不出。

她笑了。「情人吧？——但怎末——？」她不好意思打破我底迷痴，只是以「晚上去逛北海」解釋那種沈困。哦！北海！她不知道北海我要絕足了。

渺茫地憶起，年後北來的前夜，妻死抱住我，咬着我底嘴唇，讓我不要接近M。其實那時同M僅見過兩面，野心半星沒有。妻說男子是靠不住，見一個想一個。我說「那是那裏話？」她更伏住我由頑笑的規勸而加上些別意，竟抽咽地哭了。摸着她底柔頰，鎭默在涕聲裏，淚珠兒點點地滴在我底肩際。啊！這是妻底刺我心處，但五年來不如此了。

妻初到我家，我在鎭上高小還沒畢業。她不止性情和婉，身段面龐也足無愧於「上流」！但那時並不知道欣賞，只覺的可以自豪而自負。禮拜六回了家，我躺在被裡，她傍在我底腰間，不停手地給我料理衣着，一面在絮打打地和我談話。談到我說「睡吧，睏了」，伸手攬住她底細腰；她就把活計擱下，笑吟吟地伏下身子，輕輕吻我一下；然後走出房門，把「脚盆」拿進，搧死燈攢到我底被裏。

禮拜一的早晨便須回校。而她每是三更裏必要哭醒，用力撼我兩下，等我把手攬住她，她便將頭低到我底懷裏，淚珠凉到我底胸上。看看窗上有曙光，雄鷄叫的越發雄亮，她更似大事臨頭，全身縮縮地微抖。才安慰的她勉强掙札住，但她又不禁地把我底臉向透明處擺擺，默看半晌，隨卽啞聲着說：「啊！是又在離開我了！」

舊歡新愛一樣是悠然倏然！愛妻的心竟隨着她底顏色而轉變。背着妻底告誡，結果又是這般！M底消息，本來可作進一步的打探，但打探出來便又怎樣？——成就讓它作我底生命中一段波折好了。真愛自己還是得首推自己底妻。那樣，是回家去好，……

晚飯後，K夫人對K君說道：「穿着袷袍出去，怕夜裏回來着了涼！」

我更私下把妻底優點和K夫人底一切比較。……

二六，九，一五。天津。

爲英兵來華事敬告國人

致現代評論記者

最近因爲漢口收回租界的案件，英人紛紛運輸其海陸軍隊來華，據報載，牠運來兵隊的總額約有二萬五千，牠英倫本國及其屬地的軍隊都徵調前來。第一等的軍艦，潛水艇，飛機，鐵甲車，彈克礮等等戰爭利器都正在運輸途中，還有牠的著名戰將，也「請纓遠征」，要來到我國，這顯然見得英人是傾牠全國所有的兵力，來威臨中國，向我們挑釁。英人現在還對吾人宣稱，說牠的目的只是保衞上海租界，保護牠的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然據我們觀察，英人的目的，似乎不只僅此而止。

因爲近來國民對外運動的激烈，及南方國民政府的崛起，以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的自由平等的主旨宣示世界。帝國主義者眼見這久被他們所壓逼的民族卽要抬頭翻身，他們久已驚心側目。況且英人因爲在香港我們對彼爲長期的經濟絕交，使彼受極大損失，終至於不得不屈服，及此次漢口的事件發生，租界竟至於非交還華人管理不可，否則他們僑民的生命卽要立刻發生危險，所以終於不得不敬請華兵管轄租界；還有，在國民政府所管轄地內的排英運動，尤使他們的僑民刻刻感着不安。受了這種種的教訓，英人並不反省他們爲何受這樣的反動，他們只覺得他們在中國的地位和從前大異，他們從前所侵略掠奪得來的權利，卽要全盤喪失，因此，他們對於自己，卽不免抱了許多杞憂，而對於華人，也卽不免有深深的嫉恨。大約他們已經立定主意，以爲非再提出極辣的手段把中華民族壓制宰制到底不可。

在帝國主義者的一方面，都極力宣傳南方政府完全是受俄國的操縱，而蔑視其爲是一種國家主義的運動。——但是國家主義運動也是他們所不喜的。——他們對於俄國是很懷疑懼的，因此，對於他們看做和俄接近的國民政府，也卽懷着同樣的疑懼，要想設法壓制這新興的勢力，這也可以說是他們所必有的舉動。在國民政府一方面，不論其是否和俄國接近，而對於以平等待遇我們的，自然要引爲良友，對於壓逼我們，妨碍我們自由獨立運動的帝國主義者，自然要看做敵人。受他們的壓逼已數十年了，不能再容忍他們的壓逼。奮鬥，反抗，打倒壓逼我們的勢力：這自然是新中國所應有的事。

依上所述，足見中英戰爭，也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實。戰事開始以後，範圍也許要更擴大，關係者也許不止中英二國。帝國主義者無處不施其暴力；對內則壓制勞働階級，對外則壓制弱小民族。帝國主義不除，則人道主義無由實現，世界上眞正的和平終難達到，我們這次和英國開戰，牠國內也許不盡同情於政府的帝國主義，而內部發生變動；牠國外各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也可藉此脫離牠的覊絆，而求獲自由和獨立。我今敬告國人：我們不必求免戰爭；我們要努力預備戰爭。

皇振球

婦女用書

中國婦女文學史（精裝）	一冊	一元四角
結婚論	一冊	二角
[illegible]姻論	一冊	二角半
生育節制論	一冊	二角半
女性衛生常識	一冊	一角半
婦女生育論	一冊	一角半
育[illegible]	一冊	四角
胎[illegible]	一冊	三角
育兒一斑	一冊	四角
小兒病治療法	一冊	一角半
婦女寶鑑（精裝）	一冊	三元六角
婦女修養談	一冊	六角
中國婦女人[illegible]	一冊	九角
母道	一冊	五角
園藝一斑	一冊	一角半
烹飪一斑	一冊	二角
素食譜	一冊	五角半
家庭食譜	一冊	五角
家庭食譜續編	一冊	四角
家庭食譜二編	一冊	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書（767）